

本班长今天就给你们这帮新兵蛋子上上课。
告诉你们什么是当兵的。

刘干民◎著

我是新兵2兄弟

WOSHIXINBING ★ ★ ★ ★ ★ XIONGDI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1838052

我是新兵2兄弟

WOSHIXINBING ★★★★★ XIONGDI

刘干民◎著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是新兵. 2, 兄弟 / 刘干民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1.6

ISBN 978-7-221-09559-6

I. ①我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98026 号

我是新兵 2 兄弟

Wo Shi Xinbing 2 Xiongdi

作者 刘干民

责任编辑 阎循平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河北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220 千字 印张 14.25

ISBN 978-7-221-09559-6

定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序言



我见过了太多通篇没有一个人的文学作品。我从不否认我的小说里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，甚至有的缺陷还很致命，但我的小说却有一个不算优点的优点，那就是里面有人，而且人还不少。至于文中之人表现究竟怎么样，还请广大读者朋友们不吝指教，虽然我并不在意任何人的意见！

枪打出头鸟，于是，我们很多人变成了职业躲枪子儿的鸟，并以自己躲枪子儿的技术高明而沾沾自喜。慢慢地，人们也以为，那些躲枪子儿技术最好者，便是成功者。

于此来说，我不是一只好鸟，因为我总感觉到，我这只鸟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躲枪子儿的，我想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儿。虽然挨上枪子儿不是一件好事，但我也不会去躲那些在我周围来回穿梭的枪子儿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来到这个世界，我干我自己喜欢的事，没有挨枪子儿当然是一件好事，如果挨上了，老子也就认了，我谁也不怪，当然更不会怪我自己。路是我自己选的，我无怨无悔。

我只是一个码字的爱好者，不是一个所谓的作家。利用闲暇的时间，我坐下来，写一点我喜欢的东西，记述我的军旅生活。有时候，我天真地想：在这么和平的年代里，应该不会有子弹吧？！呵呵。

上面有点扯淡的话不是我说的，是我喜欢的一个人说的，因为喜欢所以我便记了下来，因为喜欢所以我打算把它放在前言里。

这似乎和我的这本新书没有什么关系，但关系总归是有的，只要我们努力去寻找。坦白地说，作为一个有着十几年军龄的老兵，对于部队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，我有着欲说还休的复杂情感。

而这种复杂情感，似乎是一本书所不能承载的，于是便有了你今天看



到的《我是新兵2·兄弟》，作为《我是新兵》的续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狗尾续貂，但是我所知道的是，小说里的主人公们依然是一只只鲜活灵动的鸟，而不是那种专业躲枪子儿的鸟。

无论他们处于什么样的境地，无论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他们都坚持着自我的职业操守，坚守着自己做人的准则，尽管有时候他们看起来不像你想象中的兵，尽管他们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。我要说的是，他们首先是一个人而后才是一个兵。

十几年过去了，现在我仍身在部队。我所知道的部队，没有军旅影视作品中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，没有炫目的武打场面，没有激扬青春的英雄，也没有白发苍苍的将军，但在我的旁边却有一个个精灵般活泼可爱的战士，在看似没有任何原则的背后，他们有独特的属于这个时代的特点与品质。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，尽管他们也许在两年前还是一个高中生、一个大堂经理抑或是一个泥瓦匠，一切不过如此而已。

终于有一天，他们穿上了军装，于是便有了一个火热的军营，汗水泪水血水，纯朴的笑以及无奈的叹息，被他们糅进自己没有第二次的军旅生涯。

部队选择了他们亦如他们选择了部队，正是这样一个双向选择，让他们的军旅生涯开始向更长更深处延伸，那么在他们弯弯曲曲的军旅生涯中，又有哪些趣事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！

是为序。



东城高且长，逶迤自相属。
回风动地起，秋草萋已绿。
四时更变化，岁暮一何速！
晨风怀苦心，蟋蟀伤局促。
荡涤放情志，何为自结束？
燕赵多佳人，美者颜如玉。
被服罗裳衣，当户理清曲。
音响一何悲！弦急知柱促。
驰情整中带，沉吟聊踟蹰。
思为双飞燕，衔泥巢君屋。

——《古诗十九首·东城高且长》



有位年轻的姑娘
送战士去打仗
他们黑夜里告别
在那台阶前
透过淡淡的薄雾
那青年看见
在那姑娘的窗前
还闪亮着灯光

前线光荣的大家庭
迎接这青年
到处都是同志
到处都是朋友
可是他总也忘不掉
那熟悉的街道





第一章 记忆难忘

生活还在继续，我们必须——注意我说的是必须——必须乐观地往前走。

于是我们如愿以偿地走进了武警指挥学院，并且愉快地走过了三年的学院生活。

三年以来在学习和训练中我们逐渐成长、成熟；三年里有太多的记忆让我们终生铭记。其中，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与娄薇的相识。我们一同经历了一段凄美的算不上爱情的故事，成为日后欧文明和陈林借机挖苦我的把柄。娄薇是指挥学院院长的女儿，患有白血病，对我一见钟情。为了满足女儿的心愿，院长以一个父亲的身份请求我陪娄薇快乐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。我被院长的父爱深深地打动了，背着梁怡整日陪娄薇散心，还去体验了一次蹦极。可是病魔最终还是夺取了她的美丽生命，却在我的三年学院生活中留下了很有分量的一笔。

“蜻蜓点水似的毕业考试，对于我们三个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屁。”这是陈林说的话，经过我和欧文明同学商量，我们表示深深的赞同。整个指挥学院唯一一届出了三名全优学员，不用说你应该知道是谁了吧？

这里必须提及一件小事，那就是全优学员的条件：自从入校以来，所有考过的科目必须全部是九十分以上。我和陈林自然没有问题，因为我们两个是聪明人。欧文明同学当然也是聪明人，但他的聪明显然比我和陈林还差那么一点点，管理学只考了八十九分，就为这一分，欧文明同学煞费苦心地忙活了半个月。

先是破费了一百块钱，买了两条假中华烟去腐蚀管理学老师，让管理学的老师一脚从楼里踹了出来。倒不是那个家伙多清廉，是欧文明同学买的假烟太假了，管理学老师撕开外包装之后，里面放的竟然是当地有名的一块五一盒的凉凉台牌香烟。

管理学老师这一脚让欧文明同学很是郁闷，他的郁闷主要来自于那个



卖假烟的。依照欧文明同学的说法，这个卖假烟的太他妈的没有职业道德了，假烟如此卖法岂不是要自毁前程？听欧文明同学说话的语气，就好像卖假烟是一份大有可为的高尚事业似的。

欧文明同学一计不成再施一计。他也不知道从哪里听说的，说这位管理学老师有同性恋倾向。于是乎，为了自己的大好前程，欧文明同学把自己精心打扮一番，打算以处子之身换取一个科目的九十分。对于欧文明同学这种丑陋的做法，我和陈林给予了狠狠的唾弃和深深的鄙视，致使此计划尚未实施便宣告夭亡。

最后在我和陈林的鞭策和鼓励下，欧文明同学挑灯夜战，以拼命三郎的大无畏精神，把一本管理学弄得倒背如流，以补考的方法，终于达到了目的。

事后，欧文明同学发感慨道：“我×他妈，你们也不是不知道，我这个人历来视名利如粪土，为了一个全优学员，把我折腾成这样？其实吧，这个全优学员在我的意识里才是一个屁，我之所以这么卖力地去争，因为，咱们仨是一伙的吧，整天跟一个娘生爹养似的。哦，到末了，你们两个是全优，就我不是，我，我跟谁说理去啊？人争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嘛。你们说对吗？”欧文明同学用小眼睛看着我和陈林道。

“这种事是越描越丑，你少得便宜卖乖了，晚上请我们两个吃饭。”我说道。“对，要不是我们两个天天跟看儿子似的，把你看牢，你能补考通过？”陈林说道。

“拉倒吧，谁请谁啊，刚才你们自己都说了，跟看儿子似的看着我，合着我当了这么多天儿子了，你们这两个爹，还不应该请我吃一顿？到底是谁在得便宜卖乖啊。”得，我们欧文明同学还一肚子委屈呢。

所以最后，我们三年的军校生涯以我和陈林请欧文明同学吃了一顿饭而结束。饭桌上，我们变着法翻着花样地骂了几位我们指挥学院以“小姑娘劈叉”为代表的一干领导和教员。然后，我们又说了一通那位女教务科长的桃色新闻。最后，我和陈林把欧文明同学灌醉。在最后的最后，我们从欧文明同学的兜里掏钱付了账，手里拎着几瓶没有喝完的小二锅头出了饭店的门。

没有喝完的酒是次要的，有几个瓶子才是主要的。在学院三年了，被学院的纠察管了三年，临了毕业的时候，我们总得报一报仇吧。咱都是男



人，咱同时还是小人。

我们三个二话不说，拿起一兜子小二锅头的酒瓶朝着纠察连连部的窗户扔了过去。事实证明，人在醉酒的时候瞄准的精度要高得多，二十多个小二锅头的酒瓶，至少有十九个不辱使命地带着风声飞进了纠察连的连部，里面的人连个屁都没有放一声，也许里面根本就没有人吧。

据说在每年学员们毕业的时候，这帮纠察爷们都出去避风去了，偶尔有几个倒霉蛋跑得慢的或者出去得不及时，就会有幸去卫生队住上几天！历史经验又一次告诉我们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当操蛋的纠察迟早是要还的！

关于这方面我们三个人给他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，一个最鲜明的例子便是，我们只砸了他们的连部，其他地方我们动都没有动。事实证明我们还是有容人之仁的，我们就是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典型代表！

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有多么高尚，我们之所以离去的目的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：一、纠察连实在小得可以，除了连部相对豪华一点之外，其他的地方连砸的价值都没有；二、砸的时候只是为了听一听响动，以泄几年来当孙子的私愤；三、这种没有对手，或者说是对手不敢出来的战斗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兴趣打，原因是打赢了没有成就感。

之后，我们高唱着一首主旋律歌曲“我们是大爷！我们是大爷！”摇摇晃晃地扑倒在自己的床上。坦率地说，晚上我们喝得不少，三个人起码喝了有三十瓶小二锅头，算下来一个人二斤多。北京的酒要比北京的人实在得多，我们三个人酩酊大醉。以至于到了第二天，人家都登上了回各个部队报到的车了，我们三个家伙还在床上没有睡醒。

“这帮孙子也太不仁义了吧，”我第一个睁开眼便骂道，“走也不说一声，我还想着抱着他们痛哭一家伙呢，连给个掉眼泪的机会都没有。”

“都他妈的一个部队来的，就是骑蜗牛半个小时也到了，还告别个屁啊，回去之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”陈林说道。

“操，”欧文明同学一向出口惊人道，“我们的东西呢？”我们这才注意到，我们昨天晚上已经打好的行李早已经不知去向。

“不要急，没准是有人给咱们已经弄到车上去了呢。”我说道。“走，快到车上看去。”陈林说的同时，我们三个已经从一片狼藉的宿舍楼飞奔而下，门口停着的那辆大客车正是三年前送我们来的那辆，发动机已然



点了火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就只有我们三个没有上来了。

“快点，就等你们三个了，你们的東西我们已经给你搬上来了，正打算去搬你们的人，谁知道你们竟然活着出来了。”一个黑脸说道。

这个一脸黧黑的家伙，人送外号“杀手不太冷”，简称不太冷。他可是真真正正的杀手，曾经亲自枪毙死刑犯三十二人，弹无虚发，给党和国家节约了大量弹药，并因此荣立二等功被保送入学。这家伙绝对可以用那句经典的话来形容：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，对待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。

后半句我就不用多解释了，前半句来源于他的一个最大的爱好——洗袜子。他洗的袜子，不光不用搓洗衣粉和香皂，而且干净柔软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该同志在三年上军校的时间内，洗遍了我们区队每个人的袜子，最后洗到我们都不好意思让他洗。

可是一看见他那春天般的笑脸大家又都不好意思拒绝，以至于临近毕业的时候，我们挨个地请他吃饭，每个人见到他都好像欠他二百块钱似的，总想为他做点什么，做人能做到这份儿上的的确确不容易。

“三位师父到底是我师父，年龄大得都走不动路了，一摇三晃的，快上来吧，座位都给你们占好了呢。”他口中称的三位师父，当然是我们三个，不用说，这名同志就是我们的徒弟了。可是实际上，我们三个得管他叫师父。

事情经过是这样的，刚刚入学的那会儿，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底细，反正敢到指挥学院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吃干饭的都不是一般人。用句行话说，都是有两把刷子的人。所以谁也不服谁。我们的这个徒弟，人称“武警方丈”。不光是因其入伍前在少林寺学艺十三年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个家伙是他们师的自由搏击王。从排里打到连里，从连里打到营里，从营里打到团里，从团里打到师里。正要从师里打到总部的时候，领导说，你別再打了，还是去上军校吧，将来你要是能让武警部队三分之一的战士学成你武艺的三分之一，武警部队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，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使命还愁完不成？

武警方丈在指挥学院三年，最大的痛苦是武警指挥学院的砖头太少，他找砖头的原因不是去拍人，而是让人拿起砖头拍自己的脑袋。恭喜你猜对了，他最拿手的绝活是江湖失传了五千多年的铁头功。有一阵我想，到



我结婚盖房子打地基的时候，拿他的脑袋当电夯使，绝对够劲，而且还不用出电费，多得劲啊。

这样的人当然谁也不服，于是当谁也不服的我们三个人，要和他挑战的时候，他慨然应允，条件就是输者管赢者称师父，三年为限！

比赛还没有开始，武警方丈就放出话来，我们三个人可以一起上。他的意思是说他很厉害，他的第二层意思是他很骄傲。谦虚的人最难对付，就好比骄傲的人最好对付一样。我们三个人一人揣了一个馒头就奔赴比武场。结果欧文明同学一黑手下去，用馒头砸中了武警方丈的老二，造成龟头血肿，直接送往武警总部医院。我们准备了三个馒头，谁知道这家伙不经打，一个馒头就被摆平了。

现在我们来说说馒头的问题。在一般情况下，馒头是用来吃的，武警指挥学院的馒头也不例外。但作为八一A式馒头的的一个分支，指挥学院的馒头，除了被人吃这个基本的功用之外，它还有许多其他不为一般人所知道的功能。比如说我们还可以用它扔墙玩，啪的一声响，那个被称为馒头的东西，就会牢牢地粘在墙上，任你怎么揪它都不会动。你可千万不要说我们的馒头没有蒸熟，否则指挥学院的领导该来找我的麻烦了。

在此我再一次特别声明一点，本部小说中所提到的人和事以及任何单位名称，请各位看官勿对号入座。如果你非要觉得说的是你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黄盖挨打自己愿意，关我鸟事？

至于指挥学院的馒头到底几分熟，取决于当天炊事班的那帮人心情的的好坏。物以稀为贵，指挥学院多的是学员，少的是战士，所以战士是爷，我们这些准干部们才是孙子。

就这还不算，我们在馒头中吃出过种类丰富的各种物质，比如说香皂、别针、抹布条，更有甚者，我们还在里边吃出来过一个子弹壳，而且还不是是一般步枪的，而是狙击步枪的。估计是揉面的那位爷，因为好奇在靶场捡了来玩，在揉面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掉进了面里。

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在指挥学院三年期间，没有哪一次馒头蒸出过八分熟。最好最好也就是六分及格。这还是那天炊事班长的媳妇给他生了个大胖儿子的缘故。

现在，不用我解释，你也许就会明白，我们为什么用一个区区的馒头就把武警方丈给搞定了。别说是人了，我们指挥学院的馒头一晒干，那家



伙的密度比钻石也不差。有一次我们学着别人，去给动物园里的动物喂食品，结果一个馒头下去，愣是把人家动物园里的一只成年黑猩猩给砸晕了，搞得人家动物园的管理员追着我们屁股跑了三里多地。我们三个人从心里感觉特别不好意思，总觉得辜负了组织对我们的培养！同时我和陈林还感觉特别对不起猩猩的同类——欧文明同学。自那以后，我们对欧文明同学的好感成几何级数往上攀升。这也是给他在动物园里的远亲一个不算交代的交代吧。

从指挥学院到我们老部队，只有两个小时的路程，我们昏昏沉沉地还没有真正进入梦乡，老部队便到了。到了老部队，就好像回到家一样的感觉。我们想起了蚯蚓同志，想起了豆腐皮同志，想起了卫生队长，想起了三多，想起了咱妈等人，他们现在转业的转业，复员的复员，大部分都已经不在了。

早已经是姐夫的蚯蚓同志，已经到别处上任当营长去了。事实证明，像蚯蚓这样的野蛮人，在部队这个地方很多时候还是吃得开的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心里一下子生出许多感慨来，物是人非啊。没有办法，日子还得继续，每个人的生活都还在继续。

“大家都赶快下车，马斌、欧文明、陈林三名同志站到左边，其他的人站到右边！”我们还没有下车，就听一个肩扛一毛二（部队术语就是中尉的意思）的家伙在下面拿着点名册，大声喊道。

我拍了拍欧文明同学和陈林，小声问道：“你们两个在指挥学院背着 I 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吧？这怎么还没有下车呢，都有人知道我们的尊姓大名了？什么意思这是？”

“放屁，我们三个在指挥学院的时候，连上厕所都一起去，这你不知道啊，现在还问我们？你该问问你自己才对，天天神叨叨的，你背着我和欧文明同学，干什么不要脸的事没有？”陈林说。“就是，还不赶快说？”欧文明同学在边上说道。

“我们直接去问那个家伙不就结了？何必在这里猜？”我边说边扛起自己的背囊，朝车下拿点名册的那个家伙走过去。

“兄弟，”我拍了拍他的肩膀道，“为什么单独把我们三个择出来？什么意思？给透露点？”那中尉抬起头，两道眼睛闪着寒光，腮帮子鼓鼓着，眼睛凸凸着，一看就是练过的主。



“你是在问我吗？”那个中尉问道。操，你个孙子迟早要完蛋，什么玩意儿啊，我心里骂道，不问你难道问的是猪圈里的猪？

“是，是是，您老别生气，那家伙不懂事，言语间多有得罪，还请原谅。我们只想问一下，我们三个被择出来的原因！”陈林说道。欧文明同学也在边上媚色尽现。嗨！样子那叫一个气人，你瞧我交的这两个朋友，都是些什么货色啊，简直是我的冤家。

“他不懂事，你们就懂事了？让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，边上站着去！”中尉说话的声音不大，但却极具杀伤力，搭眼一看，就知道这家伙是一个不苟言笑、杀人于无形的主。我们三个遂知趣地躲开，我的心里却想到，谁都有走窄的时候，有朝一日落在我手里，看我不弄死你个瘪三，让你在这里跟我嚣张。

中尉点完名之后，领着我们三个，直奔部队大院的一个偏僻角落走去。那个地方我知道，传说是部队闹鬼最凶的地方。你说什么？闹鬼？对啊，闹鬼。

部队鬼故事经典系列之一：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就是我班长的班长的班长当新兵的时候，有一次上厕所，因为该同志是急性拉肚子，所以忘记了带手纸，其方便之后，正在一筹莫展之际，忽听隔壁有人说，同志，是不是没有纸了？给，我这里有。该同学遂用。等其起身之后，借着朦胧的月光（我们的大厕所里没有灯），却发现厕所里空无一人，而刚才给他手纸的那个家伙明明在其左侧，如果出厕所门，是应该从该同志身边过的啊。当天晚上，等他把这个故事告诉自己的班长之后，班长说，该同志去的那个大厕所里，曾经吊死过人，是两个新兵，因为适应不了部队的艰苦生活，提前去给阎王爷当通讯员去了。据说这两名新兵，在去下面之前，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救人于危难之中，给那些忘记带手纸的人提供手纸。

部队鬼故事经典系列之二：还是发生在我班长的班长的班长身上的。（该同志怎么这么倒霉？）这个时候，他已经是一名第三年度的班长了。又是一天晚上，该同志去厕所小便，瞥见在自己的左侧不到一米的地方，也有一个家伙在嘘嘘，显然那个家伙来得要早，可是等该同志嘘嘘完之后，裤子都系上了，隔壁的那个仁兄却仍然激情澎湃涛涛不绝。该同志便起了疑，故意放慢了脚步，看那个仁兄到底要尿多久。可是好几分钟过去了，按照流量乘以时间来算，那个仁兄就算是有个恐龙的膀胱也该嘘完了啊！



可是他仍然没有要停的意思。该同志便忍不住好奇，上去拨拉了一下那个家伙的胳膊，用开玩笑的口吻说，兄弟，我注意你很久了，你可真能噓啊，可是，当那个仁兄，把脸扭过来的时候，我班长的班长的班长脸都吓绿了。原来那个家伙的脸上，竟然只是一块白面皮，没有任何五官。

部队鬼故事经典系列之三：……

我们部队的每名战士，对这些经典的部队鬼故事系列如数家珍，背得熟得不能再熟了，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们都曾经有过因为这些鬼故事，都快把自己憋死了，也不敢在大晚上去厕所噓噓的经历。

当我们三个走近一半才注意到，原来的大厕所早已经不知去向，在原来的地面早已经盖起了一栋二层小楼，在小楼的边上立着一块精致的不锈钢牌子，上书三个烫金大字：特战队。

特战队的意思不言自明，意思就是说，特别能战斗的部队。再进一步来说，就是别人每天做一百个俯卧撑，你至少也得做六百个。别人每天训练八个小时，你每天至少训练十二个小时。别人基本上一天没有事，天天闲得蛋疼，而为你准备的不是今天这里失火，就是明天那里有人被劫持，不是今天银行被抢，就是又在哪个地方发生了群体性暴乱事件，有抓捕首恶的任务等着你去完成。

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在心里说，我靠，这么操蛋的地方，有谁会愿意去？那我就告诉你，你大大地想错了，但凡能穿上军装的人，谁不想到这里面镀镀金？这里可是纯爷们的天堂！如果你是男人，你不想来走一趟？你喜欢整天拿着真枪上着真子弹去打靶子，而不是去剿灭那些社会渣滓，由你代表政府代表人民去对他们进行武器的审判？你不想把你练就的一身武艺找个大活人来练练？难道去整天打沙袋？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人，我会真诚地告诉你：我鄙视你！因为，但凡厉害的猫都想找个真老鼠好好地玩玩，而不是天天好吃懒做去跟小孩子抢电动。别忘了，我们还很年轻！

“你们三个住这个屋。”中尉指着一个房间说道。“什么意思？我们三个住这个屋是什么意思？”我问道。“我也不知道。”陈林回答。欧文明同学也凑热闹说不知道。

“我没有问你们，自讨没趣，我问的是他。”我用手一指那个操蛋中尉说道。“你们真的想知道？”操蛋中尉问道。你这不是废话吗？我心里说，不想知道还问你？我刚想开口说话，就被陈林和欧文明同学给拦了



来。欧文明同学小声说道：“你们都是爷，我是孙子行了吧，就你那说话的语气，还不把人家给气炸了？还是我来吧。”

欧文明同学例行公事地在脸上挂上了点虚伪的笑容，慢慢地凑过去说道：“首长，我们真的想知道！”操蛋中尉一脸的鄙夷，用白眼看了看欧文明同学却对我和陈林说道：“你们是今年毕业的所有学员中仅有的三名全优学员。团党委研究决定，你们三个可以不经过考核直接进入特战队！晚上偷着乐去吧。”操蛋中尉说道。

我们三个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样啊。晚上偷着乐？你操蛋中尉这可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，这种因为得到了一个小便宜便晚上睡觉笑醒的人，可能大有人在，但绝非我们三个。这个免费的肉包子，我们还不一定吃呢！我心里说道。

虽然占小便宜历来都是我们三个最擅长也最乐意干的事，但是咱们做人得有原则，这种小便宜咱们还是不占的好，免得将来人家看不起咱，说咱们三个是吃软饭的。

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，深得陈林同志的赞赏和欧文明同学的反对。当时欧文明同学的反应是这个样子的，他一下子从床上蹦下来道：“从现在开始谁要是敢提半个不字，我就，我就……”欧文明“我就”了半天，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，可见他已经急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

忽然，欧文明同学把脸色一转，变愤怒为哀求道：“求求你们两位大侠了，行呗？平时我们三个在一起都是你们说了算，这次听我一次行呗？你们两个当然是货真价实的全优学员，我这个可是有点悬啊，万一要是按照你们的说法，参加团里组织的考核，被刷下去怎么办？我老娘在老家还不得给气疯了？”

“你少拿老娘来说事，就好像我和马斌没有妈似的，再说了，这事和有妈没妈的也没有有什么关系啊，你妈又不知道你可以免试进入特战队。”

“她已经知道了，我都打电话跟她老人家说了，还说了，特战队是保护国家领导人的，老娘问是什么样的国家领导人，我还告诉他说，就每天晚上在《新闻联播》里面看到的那几个人。我妈听完之后，高兴得差点背过气去。你说，你们两个孙子现在的主意，是不是故意要我老妈的老命啊。”

“别，别别，越说越吓人了，欧文明同学，你什么时候不要脸到拿妈



来说事的地步了？再说了，指挥学院的那些全优科目和特战队员考的科目也不一样啊，这和那个货真价实有个屁关系？不想考就说不想考呗，干吗绕那么多弯？”我说道。

“是，是是是，还是你说得有道理。有话直接说，是吧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是不想考，我干吗啊，有病啊，明明可以免考为什么还要去参加考试？我又没有精神病！”欧文明气呼呼地说。

“我代表陈林鄙视你，”我从床上坐起来说道，“你这就是不自信！是不是陈林，他这是不是不自信？”我问陈林道。

“对，就是不自信，往深里说，就是害怕，是懦夫。”陈林说道。“岂止是懦夫？干脆就是一个软蛋，还没有在母鸡肚子里长成呢，就因为种种原因而生出来的蛋就是软蛋！欧文明同学是软蛋。”我及时补充道。

欧文明同学一听我和陈林竟然这样说他，干脆往床上一躺，来了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。我和陈林一看这情形，接着说道：“明天我去找团长，说一下咱们的情况，争取参加团里的特战队考核，你和我一起去吧？”我问陈林道。

“当然一起去了，咱们三个人，不对，是咱们两个人什么时候分开过？”陈林故意把声音放大，然后用眼睛的余光盯着欧文明同学的方向看。欧文明同学竟然“睡着”了！！

团长是我们团最大的官，团长的办公室当然也是全团最大的办公室。我把目光定格在团长办公室的那盆已经好久没有修剪的吊兰上，静静地等待着团长驾到。

陈林小声说：“欧文明这小崽子不会真的不来吧？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”我继续把目光放在吊兰上，看都不看陈林一眼说道：“我敢跟你打赌，我们的欧文明同学，现在肯定已经在来团长办公室的路上了，没准现在已经上楼了，也不一定。”

“真的？你就那么肯定？”陈林问。“谁不知道谁啊，就他那肚子里的弯弯绕？你难道还不知道？”我回答。“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”陈林说。

“报告！”陈林的话音儿还没有落下去，欧文明同学的声音便传了过来。我赶紧拉住陈林的手，朝团长办公室的里间轻跑过去。“他小子跟咱们装，咱们总得让他付出点代价吧。”我对陈林说。“这样不好吧，刚才